

浅析唐律中的受所监临财物罪

管伟东

摘要 唐律中辟专章规定了“六赃”罪,并辟专条规定了受所监临财物罪。所谓受所监临财物罪即是监临之官依职权收受或主动讨取其管辖范围内的财物、人力等的行为。本文从概念分析入手,具体介绍了唐律中受所监临罪的规定。

关键词 受所监临 六赃 出使受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8)11-357-02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在唐律中,诸种犯罪都得到较为详尽的规定,立法也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比如官吏贪赃枉法这一犯罪就是如此。唐律中首次辟专章规定了官吏贪污、贿赂这类犯罪:“在总结过去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把一切与‘赃’有联系的犯罪,在法律上首次综合归纳为六类,称之为‘六赃’。”《唐律·名例律》第33条的疏议规定:“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可见,在唐律中,赃罪立法是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在本文中,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仅就“六赃”中的受所监临做较为详尽的分析。

一、唐律中受所监临财物罪的概念

想详细了解受所监临罪,当然要从它的概念谈起。受所监临一词并不是唐律的首创(关于受所监临历史的追溯见后文),只是在唐律中特立专条规定之。如引言述,唐律一改以往立法对赃罪体例不善,条理不清,过于笼统的弊端,将赃罪分门别类列于专章,使得各种赃罪概念都有明确的界定,体现了进步意义。例如,有的法学家考证,在唐以前,“坐赃”罪一般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如汉代,坐赃一般特指官吏贪赃罪,处罚也比较严厉,重者可处以极刑,而唐代,由于赃罪规定的比较明确,所以唐律中“坐赃”一词更多是在狭义上使用,主要是指除利用职权的监临官吏(特殊主体)的犯罪,作为一般主体的强盗和窃盗罪之外的赃罪,处罚也不太严厉,通常罪止于徒三年。据此,我们要界定唐律中的“受所监临”时,也要明确具体,即可以归入其他赃罪的情况,都不属于本罪的犯罪范围。

那么,什么是“受所监临”呢?《唐律疏议》称:“监临者,谓统摄、案验之官。”“统摄者,谓诸司内外长官统摄所部者;案验,谓诸司判官,判断其事者是也。”“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可见,在中国古代,监临一般是指内外诸司长官对其所部(人及物)实行管辖,而监临主司一般是指对所处事情握有管辖、审核和主办权力的官员。

《唐律·职制律》(以下简称《职制律》)第140条:“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两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这是唐律对受所监临的具体规定。从这一具体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律中受所监临财物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监临之官,客观行为为“受所监临财物”,即监临之官非法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的行为。唐律对受所监临罪的量刑幅度也做了详尽的规定并规定了该罪的加重情节,即监临官主动讨取财物的,要加重一等处罚。就现代意义来讲,这样规定是很科学的。

综上,唐律中受所监临财物罪是指对某一地域具有管辖权力的官员依职权收受或主动讨取其管辖范围内的财物、人力等的行为。当然,本罪限制在官员在职期间无事而受财,若因负责某事而受当事人之财则另构成它罪,不为此罪包容,这点应予以注意。

二、受所监临的历史顺延

上文已经提到受所监临财物罪并不是唐律中首创,而是承继以往历史的产物。在这一小节中,笔者将以唐律为纽带,对受所监临财物罪的历史发展脉络略作整理。

《唐明律合编》云:“受所监临财物,自汉以来即有此名目,见于《汉书》者,不一而足。唐律特定立专条,以为六赃之一。明律删去,未知其故。”这段文字大致勾勒出了受所监临财物罪的发展轨迹。从文字记载的历史看,受所监临可以追溯到汉代,比如在《汉书·景帝纪》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景帝元年秋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廷尉与丞相议,著令。’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没入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赃。’”从上面的规定来看,在汉代,受所监临财物罪的主体一般也是特殊主体,即国家的官吏,客观行为则表现为官吏不因公事而接受下属官吏或平民百姓赠送的饮食或其他财物,或不因公事,而以不公平的手段取得其下属的财物。可见,汉代对受所监临罪的规定与唐律中的规定大体相同,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表现的较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在汉律中,对受所监临财物罪的处罚是较为严厉的,这从上述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唐律继承并发展了受所监临这一赃罪,即辟专章专条规定之,对这一罪名的叙述趋于完备。宋承唐制,仍沿用唐律六赃之规定。但是在明清律中,虽仍有六赃之名,其实却已变更,即不再有受所监临之规定。新六赃曰:监守盗、常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坐赃。清代学者薛允升对此曾指责说:“千数百年遵行之法,而辄任意删改,其所改者,又未尽妥协,殊可怪也。”但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明清律中删去受所监临完全是出于立法技术上的考虑。“由于官吏不因公事而倚官谋利的情况比较复杂,明清律分别不同的情况,把它按照坐赃、不枉法赃与枉法赃进行处理,因而取消了受所监临赃之目。”^[1]这一观点在明清律中亦可找到很多例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清律中虽然删掉了受所监临之名,但其内容却都得以保留,所以明清律之规定有其合理之处,而薛的评价似有失公允。

三、唐律中受所监临规定之总结

上面介绍了古代受所监临财物罪发展的大致脉络,通过这些介绍可对受所监临财物罪有一个大体的认识。但本文的重点是唐律中的受所监临,所以现在还要回到唐律中来。我们知道《职制律》第140条具体规定了受所监临罪,包括该罪的犯罪主体、客观行为以及处罚,但是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唐律中,除该条外,还有许多行为被准用受所监临或比照受所监临处罚的规定。下面我将把唐律中这样的规定做一总结并略加分析,以使读者能对唐律中的受所监临行为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1. 不枉法的事后受财。《职制律》第139条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其后的“疏议”云:“官司推核之时,有事者先不许物,事了之后而受财者,……若当时处断不违正理,事过之后而与之财者,即以受所监临财物论。”^[2]这是事后受财的一种情况。如果当时该官吏是曲法而处断的,要适用受财枉法罪的规定并处相应的刑罚,如果当时该官吏并没有曲法处断,则不能适用受财枉法,而是适用较之为轻的受所监临财物罪,因为这种事后受财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也表明唐律规定的科学性。

2 《职制律》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若买卖有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日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①在本条中，规定了三种行为准用受所监临财物罪。(1)贷所监临财物而百日不还。监临之官借被监临人财物的，如果满一百天不还，则构成受所监临财物罪。同时，还把强迫借贷规定为该罪的法定加重情节即加重二等处罚，如其后“疏议”云：“若以威力而强贷者，各加二等”，谓百日内坐赃论加二等，满百日外从受所监临财物上加二等。(2)非法买卖获利。唐律规定如果官员在自己的管辖区内买卖物品获利的，计算所得赢利，依乞取监临财物罪论处。可见，如有本条规定之行为，应按受所监临财物的情节加重犯来处理(《职制律》第140条规定：“乞取者，加一等”)。(3)负债逾五十日不还。唐律规定如果官员在买卖中结算有缺欠，负债违期不还，过五十天的，构成受所监临财物罪，如其后“疏议”云：“官人于所部市易，断契有数，仍有欠物，违负不还，五十日以下，依杂律科‘负债违契不偿’之罪，满五十一日，以受所监临财物论。”(疏议224)

3 出使受财。《职制律》第141条规定：“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②结合“疏议”可以理解本条如下三层含义：第一，官员受派遣，在派赴执行公务之地接受赠送及讨取财物的，比照第140条的规定，同监临官吏同样处罚。第二，如果是在经过的路上受财的，则要比在派赴之地接受的减一等处处罚。但如果该官吏属有纠举犯罪职责的官吏则不在减等之列，因为“谓职合纠弹之官，人所畏惧，虽经过之处，受送遗、乞取及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③第三，如果是强迫讨取的，不论主体是何人，也不论何时何地乞取，都按照受所监临财物罪的加重情节处罚。

4 私役使所监临。《职制律》第143条规定：“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驴、骡、车、船、碾、磨、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④该条不但规定了私役使奴婢等可构成受所监临财物罪，还规定了该罪的赃值如何计算问题。其后的“疏议”曰：“……

称奴婢者，曲部、客女亦同，各计庸、赁之价，人、畜、车、计庸，船以下准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⑤同时，在加重情节以及使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量刑档次方面，“疏议”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律在官吏非法受财方面立法的全面和有力，也体现了唐律立法技术的进步。

除上面重点分析的以外，《职制律》中还有对相关行为是按受所监临财物罪来处罚的规定。比如第144条的“疏议”云：“……若以畜产及米麦之属饷馈者，自从‘受所监临财物’法，其赃没官。”另如第145条规定：“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者，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⑥因为这些规定比较容易理解，不再做逐条分析。由上可见，唐律中受所监临财物罪的规定是比较细致的，立法者对官吏非法受财的行为考虑的较为周全，将行为性质相似，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都规定按照受所监临定罪处罚。这样做，一方面不至于出现有罪不罚的现象，避免了刑法的漏洞，同时，刑法在这方面规定的细致也有利于官吏的清廉。另一方面也符合刑法中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为受所监临较之受财枉法等犯罪为轻，唐律将上述这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不是归入其他赃罪，而是归入本罪，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以上通过对概念的介绍、历史的发展、立法规定的总结等方法，对唐律中的受所监临财物罪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让读者对唐律中的受所监临财物罪有了大致的了解。中华法系的发展至唐朝渐趋完备和成熟，所以对唐律中受所监临财物罪的分析就更具意义。尤其是该罪所体现的法律文化和法律思想，更是需要我们学习、借鉴和继承的。最后，也衷心希望本文对受所监临财物罪的介绍和总结，能为致力于该方面研究的人尽些绵薄之力。

注释：

①③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第96页。

②④⑤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第219页，第220页，第221页，第222-224页，第221页，第224页，第226页。

钱大群译注：《唐律译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⑧⑨⑩薛允升撰：《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第259页。

⑪王应瑾：《试论我国古代的受所监临罪》，法学评论，1988(6)。

(上接第333页)引发疲劳驾驶，因此，要加强夜间的巡查密度，特别要加强凌晨0:00至6:00的巡逻，发现走“蛇形”路线的、长期占道行驶的、骑压车道分界等有疲劳驾驶嫌疑的车辆及时制止或通过鸣警笛、响警报、扩音器喊话等方式进行安全提醒。

(三)加大对疲劳驾驶的查处力度，经常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对出现轻微疲劳反应的驾驶员及时进行提醒和警告，对明显疲惫不堪的驾驶员要及时进行制止和严厉处罚，并采取换班、强制带入最近的服务区或从最近的收费站引下路面强制休息等措施进行相应处置，坚决做到发现一起，制止一起，遏制此类违法行为。同时经常开展对疲劳驾驶的专项整治活动，使广大交通参与者都知道疲劳驾驶会得到严厉的处罚，使驾驶人不敢轻易疲劳驾驶，从而达到防止疲劳驾驶事故的发生。

(四)加大科技装备投入

针对疲劳驾驶行为，巡逻及时发现难，应逐步在全省高速公路加快建立全程电子监控系统，及时、准确了解高速公路的实时动态，提高对疲劳驾驶的发现和查力度。同时设置一些明显标志和安全设施，提高驾驶人的注意力。例如在进入高速公路每30公里设置一组震动减速带，达到提醒驾驶人的作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路边线也按震动减速带的样式设置；在比较平直的路段设一些警示灯和发光标志，在大货的尾部粘贴红白反光膜，在安徽、山东的大货车已经开始粘贴了，拟建议在我省全面实行，防止疲劳。

(五)扩建和改造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

一是大力扩建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让驾驶人有人地方休息；二是改造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场，使服务区功能俱全，不但能满足驾驶人加油、吃饭的需要还要能满足驾驶人休息和检修车辆的需要；三是搞好服务区、停车场的治安环境，严厉服务区、停车场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营造一个安全治安环境，让驾驶人敢在服务区、停车场休息；四是督促服务区经营者和主管单位提高服务质量，让驾驶人乐意在服务区、停车场休息、消费。

(六)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充分发挥各部门力量，联勤联动，齐抓共管

抓好高速公路疲劳驾驶，光靠交警一家是不行的，还要与有关部门密切联系，充分发挥各部门力量，联勤联动，齐抓共管，开展宣传与预防工作。一是联合路政、排障队，以交警巡逻为主，路政、排障队巡逻为辅，及时发现和制止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行为；二是做大做强安全信息员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让他们发现有疲劳驾驶嫌疑车辆及时向交警部门报告，增加对疲劳驾驶的管控。

总之，高速公路的疲劳驾驶的预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要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摸索，发现它的规律，运用新的手段、方法不断地发现和解决高速公路预防疲劳驾驶工作，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因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